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十八

涇 胡承珙

小雅鴻雁之什

鴻雁

此詩自傳箋後諸家解多互異毛鄭以每章首二句皆以鴻雁喻流民以之子爲侯伯卿士之安集衆民者鄭箋解末章維此哲人云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解謂我宣驕云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文義皆明豪無窒礙歐陽本義亦以之子指宣王之使臣而於每章首二語皆謂以喻使臣然玩卒章曰哀鳴嗷嗷則非可以指使臣也集

傳以之子爲流民自謂所解三章無言及使臣者然首章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則又不可爲流民自謂矣嚴緝又云此詩皆流民美使臣之辭哲人卽指使臣謂使臣明哲故能知我之劬勞若彼愚人爲使臣將謂我宣忒其驕求索無厭也然小雅自鹿鳴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其中故此序云美宣王者言宣王能遣侯伯卿士勞來安集其民而使臣又能宣布上意責劬勞而非宜驕末章乃代使臣自我亦所以美使臣也美使臣卽所以美宣王也范氏補傳云鴻雁爲使臣之詩先儒之說是也然不必以鴻雁比使臣蓋詩有哀鳴嗷

噉之語使臣豈至是哉之子謂使臣也車攻以有司爲之子亦此類也末章離散之民喜使者之來皆合詞告訴如鴻雁之哀鳴噉噉使者於是告之曰几爾庶民有哲而知人者有愚而無知者我被命而出哲人則知我劬勞於國事愚人則以我宣示其驕耳此解善讀經文亦不背傳箋之意似較勝於諸家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雁肅肅羽聲也

箋云鴻雁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

正案

義標起止云傳大曰鴻至寒暑是知辟云云本傳文興者以下乃箋語今本皆誤以傳爲箋

之子于征

劬勞于野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傳以鴻雁喻

流民之子指侯伯卿士鄭同毛義稽古編引漢書蕭望之
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以爲望之治齊詩解亦
同毛鄭矣承琪案襄十六年左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
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勾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杜注鳩集也正義曰國有兵寇則民人不得集聚此可爲
鴻雁喻流民之證文十三年左傳鄭伯宴公于棐子家賦
鴻雁注云詩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苦此又可爲
之子指侯伯卿士之證也

百堵皆作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春秋傳曰五板爲
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稽古編曰案毛鄭所云

五板參五板也鄭所云五堵接五堵也參言其高接言其
長板廣二尺參之則一堵之牆高一丈其板之長則毛以
爲一丈鄭以爲六尺而堵雉之長亦從而異公羊後於毛
未足深信然雉長三丈語鄭又據左傳都城百雉爲說於
義較優

詳見孔疏

承珙案左傳隱元年正義云定十二年公羊

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
二百尺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
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
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
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

度爲長者用其長以度爲高者用其高也據此知古人以板爲橫數堵爲直數板廣二尺五板爲堵板長八尺者積五板而其高一丈其長仍八尺也板長一丈者積五板而其高一丈其長亦一丈也故戴禮韓詩以五堵之雉長四丈周禮左氏以三堵之雉長三丈

說文裁下但云築牆長板也不言其度是於今

說八尺古說一丈之數尙未能定耳

若何注公羊五板而堵云八尺曰板堵

凡四十尺此誤以五板爲長數詩正義謂其取韓詩傳其實何氏所據韓詩惟八尺曰板之文耳其所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者乃自用春秋緯之說與五經異義所引韓詩說絕異

自來輯韓詩者皆誤據詩正義以知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爲韓詩傳文知

其不足信也詩正義又引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此正與古周禮左氏說合勝何注多矣毛公說板以長言說堵以高言雖不明雉數亦必以三丈爲雉可知左傳正義云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然則韓詩雉長四丈之說亦不足信也惟傳箋板數不同毛詩明辨錄云六尺之板築土乃堅於理爲近若板長一丈雖立木以束板多虞其潰似乎鄭說爲是不知古尺一丈祇當今六尺有奇今之築牆者正用五六尺之板夾束之而實以土築之登未嘗見其潰也蓋鄭駁異義時本用古周禮左氏說其

注考工記亦云雉長三丈高一丈是皆謂一丈爲板竝無板長六尺之說至箋詩時牽於公羊五堵爲雉以五板爲高一丈五堵爲廣三丈故云板長六尺然不如堵方一丈三堵而雉之爲定論也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箋云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稽古編曰鴻雁詩三言劬勞皆謂侯伯卿士也鄭箋獨以次章劬勞屬流民言與首尾二劬勞異誤矣承琪案劬勞指使臣言尤足見當時侯伯卿士不恤勞瘁計圖安集萬民故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卽君雖瘠民必肥之意所以爲可美也但以爲勸民之辭其義淺矣

謂我宣驕傳宣示也經義述聞曰宣驕與劬勞相對爲文
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廣而不宣宣與廣
義相因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
又小畜之噬嗑方喙廣口井之恆作方喙宣口是宣爲侈
大之意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示其驕也鄭箋曰謂我役
作衆民爲驕奢於義爲長承琪案首章傳云劬勞病苦也
病非疾病之病觀次章箋云女今雖病勞可見病勞者猶
言不勝其勞也釋文引韓詩云劬數也廣雅訓同此以劬勞爲
數勞尤可見劬勞非疊字爲義蓋病於勞示其驕正相對
爲文不必以宣驕爲驕奢乃爲相對也稽古編曰呂記引

王氏說云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謂我宣
驕者以我矜憐撫掩爲宣驕也此解得之蓋此驕字與驕
子之驕義同矜憐撫掩有類於姑息則疑爲驕巷伯詩驕
人謂王聽信其言所驕縱之人也故亦以驕與勞對言史
記田蚡曰此吾驕灌夫罪用驕字亦同此二詩義今案嚴
緝亦用王氏之說戴氏續詩記云明識治體之人謂我劬
勞其愚蒙者必且謂姑息示百姓以驕使之求多於上也
語尤明晰

庭燎

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翁氏附記曰此二句義極

該備美之自是正義箴則寓於其中耳箋釋箴義謂不正
難人之官固非而後來諸家求其說而不得又云箴其太
早箴其過勤箴其始勤終怠此皆自生枝節詩中無此意
也古人立言未有美而不寓箴者此詩本是極意形容問
夜之勤則美其能勤在此箴其能勤亦卽在此故云因以
箴之竝非兩義田閒詩學云周自康王而後王室漸卑昭
王南征不復穆王時荒服者不至及懿王王室漸衰夷王
始下堂而見諸侯至于厲王不享終流于彘非宣王中興
諸侯誰復以時來朝使重覩周官威儀乎是可美也序謂
因以箴者蓋欲王之勤政始終如一諸侯無有二心使朝

言毛詩卷一
廷常觀此儀也後篇卽繼以沔水則謂諸侯不朝而憂亂
之作詩人見之早矣承琪案二說皆以箴字只大概言之
語甚圓通詩中似此者如終南序云大夫美之又云故作
是詩以戒勸之常武序云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又云
因以爲戒然皆與此序同意然列女傳宣王晏起姜后脫
簪未可謂無其事則序箴字亦未必竟爲泛設也

夜未央傳央且也釋文且又音旦經本作旦盧召弓云經
當作今此四字是後人據注疏以校釋文故云今本作旦
正義引王肅云央旦則知王肅妄改毛傳且也爲旦也而
正義注疏本皆誤從之段懋堂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

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與未艾嚮晨爲次第若作旦字則與嚮晨不別矣承琪案釋文且七也反又子徐反鄭風士曰旣且釋文且音徂往也詳此傳訓央爲且亦當音徂凡歲月日時過去者皆謂之往夜未央者言夜未往也離騷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此未央亦當言時未往也又案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今說文無已也一訓惟廣雅釋詁云央已也疑卽本之說文楚辭雲中君爛昭昭兮未央王逸注亦云未央未已古訓且與已有相近者墨子經上且言然也說云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此謂且與已皆言然但自前謂之且然自後謂之已然耳據此疑

毛詩未央者猶言未然傳云央且也者亦自前日且之義訓央爲且猶訓央爲已歟

箋云未央者猶言夜未央央也匡謬正俗云庭燎篇夜未央傳云央旦也箋云夜未央猶言未央央也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竝是中義許氏說文解

字云央中央也今本說文中下脫央字一日久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今說文無已也

一訓陳長發疑韻譜逸之然觀顏氏所引則唐初已無此訓矣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

也未久也今閩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央央不解未央何義按俗語云未央央亦言

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央卽是
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而更曲引未渠復加以猶言如
博依之說適令學者不曉其意承琪案顏氏據秦風禮記
說文釋央爲中不誤而云康成不能明未渠央之義則非
是箋云猶言者正以俗語釋古語未渠央卽未央急言之
曰未央緩言之曰未渠央耳史記尉佗傳曰使佗居中國
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康成豈尙不知渠卽爲
遽乎又案未遽央卽未央亦可作未遽文選魏都賦其夜
未遽庭燎晰晰注卽引毛詩夜未央爲證說文頽且
往也从且康聲且謂姑且康聲亦兼勿遽之義然則詩未
央傳以央爲且箋以爲未遽央其意正相近也廣雅釋央
也王氏疏證云集韻巨央也通作厖廣雅釋詁
云厖久也說文央久也故此又以厖爲央矣

庭燎之光傳庭燎大燭也正義云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
供黃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
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
以大燭爲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承琪案燕
禮甸人執大燭于庭閭人爲大燭于門外是大燭本有在
庭者故傳以庭燎爲大燭正義以司烜燭燎別文爲對異
散通之例是也郊特牲庭燎之百正義引皇氏云作百炬
列於庭或云百炬共一束此當以皇說爲正詩正義祇云
以物百枚并百纏束之乃專用或說非是或謂傳於下文
君子專指諸侯蓋卽以詩言庭燎知之五禮通考秦氏曰

左傳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國語敵國賓至火師監燎周官
闢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賓客亦如之則庭燎惟諸
侯來朝乃設之而常朝不用也今案諸書言賓至設燎尙
未必定是諸侯傳蓋以末章言觀其旂與覲禮侯氏載龍
旂弧韜者合故知君子謂諸侯也

夜未艾傳艾久也箋云艾末日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正義
曰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
似從昏至旦爲夜久箋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
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艾艾爲喻承琪案傳
以艾爲久者久之爲言究也如說文繡久長也生民卷阿

傳皆云彌終也則此傳艾久也久亦有終義夜未久猶云
夜未終耳鄭箋艾末曰艾正以艾爲將終申明傳義孔疏
以爲易傳且云夜未久是初昏之辭誤矣

鸞聲噦噦傳噦噦徐行有節也采菽作鸞聲噦噦傳云中
節魯頌泮水亦作鸞聲噦噦傳云言其聲也是噦與噦義
同此傳以爲時尙早來朝者得徐行故曰徐行有節耳曹
放齋詩說云噦噦者聲之微嚴緝云將將來者多而其聲
揚噦噦來者希而其聲漸殺欲以見兩章之次第此則不
然說文鉞車鑿聲也詩曰鑿聲鉞鉞徐鼎臣謂今俗作鑿
段注據玉篇廣韻皆有鑿字注呼會切鈴聲也疑古本有

作鐵鐵者篇韻猶存其說承珙案廣雅鐵鐵盛也謂聲之
盛疑張揖所據詩本亦有作鐵鐵者毛詩或借噦借噦傳
雖祇言其聲要於盛義爲近大雅卷阿翩翩其羽說苑奉
使篇作
噦噦其羽傳云翩翩衆多也衆多亦盛義然則鑾聲噦噦不得
以爲聲之殺明矣

沔水

序云沔水規宣王也嚴緝云規其聽譏而諸侯攜貳也檣
古編曰周語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
睦不睦則朝宗之典缺矣沔水詩其作於三十二年之後
乎承珙案序言規宣王者是詩人見微知著先事獻規觀

經云讒言其興其興者蓋思患而豫防非必定作於聽讒之後王伯厚曰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傳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次章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傳言放縱無所入也歟彼飛隼載飛載揚傳言無所定止也而首章歟彼飛隼載飛載止無傳詳傳無定止正對上載飛載止而言是毛意當以首章爲水知所向鳥知所止反興諸侯之莫冒念亂次章以水之放縱隼之飛揚正興諸侯之不循法度文理甚明鄭

箋於首章流水爲反興飛隼又爲正興忽反忽正義例殊
不畫一虞東學詩云一章言沔然流滿之水必歸於海駁
然疾飛之隼必止於林興諸侯皆敬事天子則長享大平
而亂萌不作矣乃今同異姓之諸侯無有恐其亂而念之
者莫念亂卽不敬也諸侯莫肯念則王當念矣二章言水
之朝宗者今且湯湯而無所歸隼之載止者今且飛揚而
不知止彼不循其蹟者亦有湯湯飛揚之意而載起載行
焉下經所謂讒言興也我心憂則王更當憂矣三章言所
以致亂者匪他讒言而已今之諸侯誠如飛隼之率中陵
焉彼造爲詐僞之言者甯不少爲懲止乎蓋讒言之興始

於訛言

說言非卽讒言故以民別之當時歷弘箕服之謠卽訛言也

而實由我友不敬

致之誠能各謹侯度讒言何自興乎但勛我友之敬而所以規王者切矣按宣王承積衰之後赫然中興意其銳於求治所以責諸侯者太峻而宵小喜事之徒爲之構造釁端如魯嫡之廢杜伯之殺皆讒言興而諸侯攜貳之證也首章之兄弟邦人諸友末章之我友傳箋皆以諸侯言之當矣不斥王而責諸侯所謂規也此解融會全詩善達序傳之意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正義曰尙書云我友邦豕君是天子謂諸侯爲友也承

琪案牧誓稱友邦冢君尙是武王未爲天子之辭大誥云肆予告我友邦君酒誥云大史友內史友此尤天子以諸侯諸臣爲友之證也

莫冒念亂誰無父母傳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不朝無冒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正義曰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爲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爲父母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爲父母承琪案此疏申述傳箋甚曲而暢潛夫論愛

日篇云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至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
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有念亂誰無父
母此謂公卿不有憂國引詩之意與傳箋合又釋難篇云
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
猶子弟也其下云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有念
亂誰無父母言皆將爲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此亦謂臣
之憂君當如憂父母皆足以發明傳意

鶴鳴

序云鶴鳴誨宣王也此及上篇沔水序但曰規曰誨而不
言其事然沔水經文猶有莫有念亂讒言其興等語此詩

則全不見所指故說者多異范氏補傳曰詩人寓意甚微視他詩爲特異又偶無大序故諸儒不勝其異說惟毛氏謂舉賢用滯可以治國鄭氏謂教王求賢人未仕者毛鄭在衆說之先必有師承呂記嚴緝亦云然陳氏稽古編曰鶴鳴詩純是託興一章之中設喻者四而不及正意此與秦之蒹葭陳之衡門體製相似非古注則其旨茫無可測識矣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傳皋澤也箋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惠氏易說云鶴鳴于九皋臭古澤字澤爲陰故曰鳴鶴在陰毛傳鄭箋皆當作臭後人

誤爲皋失其義矣水經注潁水東南逕澤城北卽古城皋亭古皋澤字相似故名與字乖學者但知皋不知臭皋臭二字相似而相亂也久矣何氏古義歷引史記歷書秣鵠先漚索隱以漚爲野澤天官書其色大圓黃漚漚亦音澤荀子側載畢芷畢芷卽澤芷列子望其壙畢如荀子又作皋如後漢書郡國志以成皋爲成畢皆足爲皋澤畢相混之證承珙案古書皋澤畢等字訛亂之迹甚多尙不止何氏所引然毛傳訓皋爲澤鄭箋申之以皋爲澤水溢出之坎則似不以皋爲澤之訛字蓋皋澤對文則別左傳鳩藪澤牧隰皋是也散文則通故此傳云皋澤也史記孝武記

閒者河溢皋陸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平皋之廣衍此皆謂
水旁地爲皋故賈山傳江皋河瀕對言注引李奇以皋爲
水邊淤地正與鄭箋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者合箋又
云自外數至九卽韓詩所云九折之澤也至說文云臭大
白澤也从大白古文以爲澤字考臭與澤聲義皆不相近
當是古文以爲皋字本部云皋氣皋白之進也从本从白
皋臭聲旣相近義皆爲白字或可通要非并通於澤顏氏
家訓云皋分澤片此乃俗書傳寫之譌不當以爲通借也
聲聞于野傳言聲隱而名著也箋云興者喻賢者雖隱居
人咸知之荀子儒效篇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

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親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于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承珙案毛云身隱名著蓋卽用其師荀卿之說論衡藝增篇曰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脩德窮僻名猶達于朝廷也此云九折之澤似用韓詩而其解亦同毛鄭可知其說之古矣

魚潛淵或在于渚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此言魚

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是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承琪案此疏非是經言或在者自是立賢無方之意故以良魚小魚釋之謂有當求之深者有當求之淺者初非以小魚爲小人若如正義謂教王求賢不當橫陳小人則下文爰有樹檀其下維葍箋何以云喻賢者而下小人乎數句之閒其說已自不通矣

可以爲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說文作厝云厲石也从厂
咎聲詩曰佗山之石可以爲厝段注云厲石當作厝石小
雅毛傳亦當云錯錯石也今本少一錯字錯古作厝厝石
謂石之可以攻玉者爾雅玉曰琢之玉至堅厝石如今之
金剛鑽之類非厲石也假令是厲石則當次底厲二篆之
下矣承琪案釋文亦引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字林同是本
作厲石其來已久傳次章云攻錯也卽謂以錯石攻之玉
雖至堅亦須以石磨礪故法言云不礪不錯焉攸用說文
金部又云鑢厝銅鐵也是錯本摩錯之義與厲相同禹貢
錫貢磬錯傳亦云治玉石曰錯蓋錯爲通名不止於治玉

說文之厝未必不爲厲石。儼下云儼諸治玉石也。儼諸卽淮南之礪。諸說林訓璧璵成器礪諸之功。高誘注云礪諸治玉之石。引詩他山之石可以爲厝。而廣韻云礪磻青礪。則治玉之石未嘗不可名厲。若必專指石之攻玉者爲厝。則說文厝字又何以不與儼篆類廁耶。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箋云天高遠也。文選東方朔荅客難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李善注引毛萇曰。有諸中必見于外也。又曰皋澤也。承琪案今毛詩傳無有諸中八字。陳氏稽古編輯他注引傳者十一條。而不及此。又陳氏於諸條多疑引者之誤。未必皆毛傳逸文。若此條則云又曰皋。

澤也上文毛萇曰云云似非誤引或李所據毛詩實有此傳歟

其下維穀傳穀惡木也釋文引說文云楮也從木殼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檀下蕐類之故知穀惡木也承琪案楮木葉粗枝細同于灌莽故毛公以爲惡木黃鳥以穀與桑栩竝列亦以其皆叢木故耳正義引陸璣疏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據此以桑穀爲一木其讀拱把之拱然漢書五行志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書大傳及說苑君道篇敬慎篇論衡異虛篇皆以其生爲俱生是漢儒多謂桑穀二木則

陸說非也陸又云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
謂之穀皮紙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或
據此以爲其用甚廣似非惡木不知穀之利用乃後世所
爲作詩者及毛公時固無所謂穀皮紙也

祈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箋云予我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
也我乃王之爪牙承琪案襄十六年左傳穆叔如晉聘且
言齊故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杜注云詩人責圻父爲王爪
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此注與鄭
箋異玉篇牙下引詩曰祈父維王之爪牙此亦以爪牙卽

指祈父與杜解同當時必別有所據或三家本不作予字以經文例之三章豈不聰仍指祈父而言則爪牙爪士當亦指祈父之詞王之爪牙猶曰公侯腹心耳漢書曰武帝征西夷有前後左右將軍宣元以後雜錯更置雖不出征猶有其官在諸卿上爲國爪牙是爪牙不必定指勇力之士也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箋云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正義引周語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稽古編謂據正義則傳箋羌戎當作姜戎承琪案羌

戎種類甚夥姜氏之戎特其一耳韋注國語云姜戎西方之種四嶽後漢書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下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大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困學紀聞又據通鑑外紀宣王三十三年伐大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竹書四十二年王師敗于申此皆傳所謂宣王之末羌戎爲敗者也傳意不專指千畝之戰似不必改羌爲姜蓋經云轉子于恤謂兵興不已輾轉憂困若僅千畝一戰不必云轉矣

毛詩後箋

卷十八

六

有母之尸饔傳尸陳也孰食曰饔箋云已從軍而母爲父
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正義曰許氏異義引此
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

疑當作恐

養不及親彼爲論

饔飩生飢不爭此文故不駁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
承琪案異義所據或是三家詩箋不從者蓋謂母陳祭則
必從軍者爲無父之人古未有無父不從征役之制惟如
箋說母爲父陳饌飲食則是獨子從軍不得供養可恤孰
甚焉國語吳語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
遣歸史記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故
呂記曰古者親老而無兄弟則免其征役在古必有成法

故責其不聽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此說申箋甚當嚴緝云言有母則無父固非蘇傳從異義以爲使母獨主祭亦未是也

白駒

於焉逍遙箋云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逍遙乎思之甚也翁氏附記曰釋文焉於虔反又如字於虔反卽玉篇之於連切安也疑也又如字卽玉篇之矣連切廣韻之有乾切語助也陳氏啟源曰箋疏俱不用後音案顏氏家訓音辭篇云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

類是也此條最爲明白後人詩文皆沿訛用於焉二字作直叙之詞此字音義遂無證明之者承琪案嚴緝云伊人猶言彼人謂其人不在此而想像之稱非覲面之稱也舊說以於焉爲於此非是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承琪案倉頡篇云苗者禾之未秀者也說文藿禾之少也少讀如幼少之少苗爲禾始生藿爲豆始生故傳云藿猶苗也嚴緝云穀之始生曰苗草之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場卽圃也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

場藿藿豆葉亦菜茹之類或又據說文苗艸生於田者集
韻藿草名爲說此皆泥於春夏爲圃秋冬爲場禾苗豆藿
非秋冬之所有耳然正義明云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
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繫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
傳於首章場苗今朝俱無釋而此章云藿猶苗也夕猶朝
也者蓋以此爲愛賢而欲畱之之意人所共知但言其餽
飼之美則藿與苗同言其款戀之誠則夕與朝同耳黃泰
泉曰猶者重其意之相同焉耳非謂其義亦同也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爾公爾侯耶何爲逸樂無期以反
也正義曰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

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段懋堂
曰據正義傳爾公下當增一邪字承珙案李氏集解引毛
傳正作爾公邪爾侯邪與段說合惟正義述傳以公侯爲
可逸豫非公侯不立逸豫其解甚繆由誤認傳邪字與乎
字同故云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顏氏家訓音辭篇曰
邪北人呼爲也王氏釋詞謂邪與也同義故二字可以互
用莊子德充符篇曰我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
生之洗我以善邪邪與也同猶言日遷善而不自知也天地篇曰始也我以
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運篇曰甚矣夫人之難說也
道之難明邪此邪字皆卽也字耳據此知毛傳邪亦與也

同謂爾宜爲公也爾宜爲侯也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如此於愛賢留賢之意乃合下文慎爾優游傳云慎誠也箋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蓋爲其有公才公望而深惜其去故猶望其優游以待時而又曰勉爾遁思者猶云行矣自愛箋所謂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辭也後之說詩者其解不一范氏補傳云賢者儻能來責朝廷爲公爲侯則逸豫亦自無期何必去國而後逸豫耶此雖與孔疏說異其陋則同呂記言爾公爾侯責當時在位者之悠悠嚴緝駁之謂與下文爾字不畫一是也而嚴自爲說則云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將勤勞國事無逸豫之期不如肥遯之優游自

樂詩方刺不用賢而乃勸其速去殊非經旨集傳云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則作詩者非宣王無自言爵人以公侯之事王氏總聞云此必舊爲公侯而今遁山林者尤屬臆測無據惟李氏集解云詩人之意蓋謂賢者爲公侯以其有王佐之才逸樂於山野之中而無還期也雖誤以毛傳爲非而所解於詩頗合東萊文集一說曰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爲公爲侯今乃置之閑地而無用之之期乎此說較讀詩記爲勝亦勝於諸家多矣

在彼空谷傳空大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文選西都賦陸士衡樂府詩李善注俱引韓詩在彼穹谷薛君章句曰穹谷

深谷也考工記韞人爲臯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韻爲志無空耶之空是穹與空聲相近薛夫子以穹谷爲深谷說文穹窮也亦爲極深之義空當讀爲穹傳訓爲大作如字讀不如韓詩義長段氏詩小學云爾雅釋詁穹大也毛詩空字卽穹字之誤承琪案二說皆泥於空無大訓然古者空與孔同義說文孔通也老子孔德之容王注孔空也河上公章句孔大也是空亦未嘗不可訓大且傳空大也上當疊一空字謂其谷空大非訓空爲大如茅苴傳捋捋取也大叔于田傳揚揚光故訓本有此例孔疏引桑柔有空大谷是謂空大之谷以述毛旨當矣說文穹空大也

廣韻廣雅釋詁空深也是空大卽深之義故韓詩作穹毛
引同詩作空字雖殊而義則一不必改毛從韓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
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案此箋義近迂曲後來說詩
者皆以空谷爲寂寞之濱生芻爲淡薄之物其人如玉卽
指賢人之德而言語較直截而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宏
書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
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
後漢書郭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置生芻一束于廬前而
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

云平生第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雜記依託之書
或出鄭後林宗與鄭同時其稱詩之意已不同於箋義矣

黃鳥

序云黃鳥刺宣王也箋云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
弟之不固正義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
弟彼注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爲兄弟
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

今本列女傳
作報反而行

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承
琪案周禮賈疏云兄弟昏姻嫁娶也者爾雅釋親云父之
黨爲宗族則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爲正故爾雅又云婦之

黨爲昏兄弟夫婦相名亦爲兄弟故曾子問曰不得嗣爲兄弟是以知兄弟是昏姻也據此則鄭注周禮聯兄弟不專指夫婦蓋兼外親言之穀梁宣十年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注云齊由以婚族故還魯田此詩有復我邦族復我諸兄之文箋所謂聯兄弟而不至者亦當并指外親婦人與夫相棄則外親之不固可知孔疏專指兄弟爲夫婦尙未必盡合箋意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傳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阮氏按勘記云案喻天下以下十六字是箋喻上當有箋云興者四字

因者字複出而誤脫也章末傳云宣王之末室家離散如
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不應上已有此傳又箋例言喻見螽
斯正義各本皆誤今正之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此詩自傳箋以後人人說殊王氏蘇
氏以爲賢者不得志而去呂記嚴緝以爲民適異國不得
其所之詩然以經文證之此言復我邦族與我行其野之
復我邦家正同彼明言昏姻之故而與此詩相次則此詩
自亦爲室家相棄而作毛鄭之說不可易矣易林乾之坎
云黃鳥采葦今本易林作黃鳥來集此據宋本旣嫁不荅念我父母思復
邦國焦氏正用毛義也

我行其野

序云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此詩鄭箋大旨謂男棄其婦而求外來無媵之女蓋以詩言昏姻之故據爾雅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故以不思舊姻爲不思其老父之命而棄我毛傳簡質不明所指惟末章新特外昏也若依婦氏稱昏自亦當謂外來之女然首章注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此數語或以爲是傳非箋陳氏說見下則傳意此時男女皆有棄舊求新之事新特之特祇如鄘柏舟之我特爲匹義外昏謂外來之昏姻匹配耳考爾雅雖分別壻氏稱姻婦氏稱昏然如士昏禮婦入三月

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覲主人對曰某以得爲
外昏姻之數又曰某以得爲昏姻之故是壻家婦家皆可
統稱昏姻故傳謂男女失道則不專指男之棄婦可知白
虎通義嫁娶云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
因謂夫也此則似謂婦棄其夫者王雪山卽本此爲說
詩總
聞云言逐夫而適
夫也此皆壻辭
蓋已與鄭箋異義矣

蔽芾其樗傳樗惡木也正義引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道
人遇惡人也承琪案如王說則與下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文義不相承接蓋方就其居何得遽謂之惡至爾不我畜
乃可爲惡耳詩意當云樗雖惡木尙可依以庇蔭況以昏

姻之故豈不可就而居處而孰知其不我畜也觀下二章
遂蓄竝訓惡菜而經皆言采自當謂雖惡菜尙有可采則
昏姻更若可恃三章文義一例不應首章直以惡木斥惡
人也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傳畜養也箋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
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陳碩甫曰傳宣王之末以下
十九字乃合下末章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而總釋其義如
此此傳例也今各本以此十九字攷入箋語者非祈父白
駒黃鳥傳皆云宣王之末彼三詩與此詩之序皆謂刺宣
王而作傳乃總釋全詩大旨以申補序意也篇義皆同此

其明證承琪案陳說是也未章不思舊姻箋云壻之父曰
姻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是鄭意據爾雅專指舊姻
爲壻父此云以求外昏卽下傳所謂新特外昏者而云棄
其舊姻則姻似統指外親卽周禮大司徒注媼親於外親
之義蓋上云男女失道則舊姻不得專指壻父明與末章
箋意不同可知十九字是傳文非箋語也

言采其遂傳遂惡菜也箋云遂牛薺也正義曰此釋草無
文承琪案釋草藺牛薺藺吐回反遂勑六反又有它六反
是藺遂一聲之轉鄭所見爾雅當作遂牛薺唐時爾雅本
遂作藺故疏以爲釋草無文耳說文無遂字但有莖艸也

讀若釐而廣韻莖有許竹丑六二切集韻則云莖或作苗

通作遯羊蹄也此本廣雅以重爲羊蹏蓋苗音與笛同笛

周禮笙師職作遯故莖轉爲苗苗又爲遯皆謂羊蹄實一

物也正義引陸疏云遯今人謂之羊蹄齊民要術引義疏

云今羊蹄似蘆葦莖赤煮爲茹滑而不美

汲古閣刻陸疏作滑而美也誤

多噉令人下痢

汲古本作下氣亦誤

幽州謂之羊蹄揚州謂之遯一

名菑據此羊蹄有遯名正與詩合多噉下痢又與傳云惡

菜合可爲定論矣其云一名菑者乃爾雅之苗菑釋文菑

顧他迪反聲亦與遯相近

易其欲遯逐漢書叙傳作其欲攸攸

惟郭注爾雅

牛薺形狀與陸疏言羊蹄者微異考名醫別錄羊蹄一名

蓄陶隱居引詩言采其蓄又云今人呼爲禿菜卽是蓄音之訛不知蓄遂聲旣相近禿又爾雅藿牛藟之轉則牛藟卽羊蹄非二物也或又據文選七啟霜蓄露葵李善注引詩采遠而云遠與蓄音義同則遠似非惡菜稽古編引張銑注文選云蓄菜與葵宜於霜露之時意其味本不佳得霜而始美歟

言采其蓄傳蓄惡菜也箋云蓄蓄也正義曰陸璣疏云蓄一名蓄幽州人謂之燕蓄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稽古編曰爾雅有二蓄葉細而花赤者蓄蔓茅也葉大而花白復香者蓄蓄也此詩采蓄箋

以爲蓄陸疏亦同然陸又云其草有兩種葉細而莖赤者有臭氣是蓄蓄之葉復有細大之分傳以蓄爲惡菜應指細葉者承珙案邨谷風采葑采菲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蓄之類也其根有美時有惡時據此則蓄根可噉或亦有惡時且陸疏云荒歲可禦饑則知豐年人所不食故傳以爲惡菜歟

斯干

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稽古編曰斯干之爲宣王詩見劉子政昌陵疏非小序一家之說也徐位山曰案竹書紀年宣王八年初考室晉荀勗曰按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

令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當毛公之時竹書未出而宣王考室詩序暗與之合其必非無本明矣稽古編又云新宮之名見儀禮左傳鄭杜兩注及詩箋疏

見由儀序下

皆以爲逸篇而朱子引李氏

迂仲

之說以爲卽斯干詩意在

立異而已承琪案何氏古義謂永平二年詔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是新宮詩至後漢尙在不知此詔所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皆不過以經語文飾詔詞觀續禮儀志具言永平養老之儀天子袒割執爵而酌

手記後集卷十八
及祝饌祝饌等皆與此詔文同而不及升歌下管前書禮
樂志云顯宗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于辟廱
威儀旣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
說云云此可見當時未必實有升歌下管之樂不得據承
平詔書爲新宮非逸詩之證也

姚姬傳九經說曰西周之都嘗數遷矣文王居豐武王居
鎬至穆王居鄭懿王居廢邱遺厲王流彘之禍宣王中興
蓋廢邱宮室之壞而鎬京之廢久矣宣王更宜擇都邑建
宮廟史不著宣王所遷之邑以斯干及申伯信邁王饒于
鄘度之蓋宣王都漢右扶風之邑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

鄒閒也大史公云雍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晚周嘗
郊焉事不誣也故宣王石鼓出于陳倉方周末東遷之時
而都人士之詩已作王在在鎬魚藻詩人以傷今而思古
焉則未知其在鄭歟在廢邱歟抑宣幽之世歟劉子政說
斯干之詩以爲上章言宮室之如制意厲王以前宮室奢
侈矣宣王立都改而從儉故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
攸孚言宮室取辟風雨鳥鼠而已此君子所以爲大也承
瑛案臣瓚注漢書地理志云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而
右扶風槐里下班固自注云周曰大邱懿王都之索隱引
宋衷注世本云懿王自鎬徙都之夫懿王爲穆王之孫若

穆王已都西鄭又不應言懿王自鎬矣此皆矛盾不合故
顏師古謂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詩譜正義云魚藻序
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大邱
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大邱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
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邱與鎬相近有離宮
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據此宣王承厲王之亂改建
宮室事當有之不必以遷都始然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傳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
遠也箋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
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傳苞本也箋云言時民殷眾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稽古編曰斯干首章傳箋皆以爲興體今則釋爲賦體徑指宮室言源謂以詞則今說爲近以義則古注爲優宣王承亂何得遽興土功必先布德修政使國富民安然後及營繕之事故詩人發此興爲全篇引端耳況棟宇堂室之盛四五章始極言之首章遽以竹苞松茂形容其美非立言之次第承琪案劉向諫起昌陵疏云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此義殆本之魯韓詩毛鄭雖未明言儉意然毛旣以首章爲興箋申之以德行國富乃營宮室

則其不從奢侈亦可概見翼奉傳元帝時奉以宮室苑囿
奢泰難供呂故民困國虛無累年之蓄請徙都成周其疏
有曰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呂東行到後七年之歲必
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無呂加
此據此言國富而後考室以周之盛時爲證當卽指斯干
考室之事翼奉學齊詩者而所述與毛鄭合知其說不可
易也

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言時人骨肉
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
皆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

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爲詠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瘝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瘝聲相近故知字誤也承琪案方言由輔也

郭注云由正謂輔持也

又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間相正

謂之由迪玉篇青州之間相正謂之迪是由與迪皆有正義爾雅迪繇訓道也亦謂相正以道耳古猶繇由皆通傳云猶道也者猶云由迪也皆相正之義故正義謂相責以善也其又云相責以道未至傷義賊恩者不知責善朋友之道自非兄弟所宜常棣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傳云兄弟尙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意正與此相發明傳義未可非也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承琪案此及裳裳者華卷阿江漢凡四傳皆云似嗣也段氏詩小學謂似爲嗣之假借然說文似訓象廣雅子吕似也似之義當本通於嗣續不必以爲假借或疑似爲嗣與續複不知嗣續連文猶杕杜之繼嗣我日古人自有此文例箋讀爲已午之已者古人於已午之已本訓爲已然之義故亦讀爲已然之音史記律書已者言萬物之已盡也漢律歷志已成于已說文已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此皆訓已爲已然卽讀爲已然之音者也吕从反已似从人吕聲故似亦讀如已周頌於穆不

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是也鄭既讀似如已卽釋爲已成
宮廟因音見義語甚明晰唐人蓋讀已然爲羊里切讀似
及已午之已爲詳里切故孔疏誤會箋語以已午當南方
之位謂在已地續立妣祖之廟支離穿鑿殊失鄭旨惟周
頌良耜以似以續傳云嗣前歲續往事箋依傳爲解而於
此似字改讀文同義異不如從毛爲優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而鄉戶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
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而
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
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正義曰王肅云宣

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竝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承琪案毛訓似爲嗣但謂宣王繼承先業營築宮室耳經文先妣後祖者或如鄭箋之意以闕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所由故美中興者必推本言之非卽以是爲八祧之制也載芟烝畀祖妣又先祖後妣則於文法亦不必過拘箋以似續妣祖爲已成宮廟則此語祇爲過文以下皆言燕寢蓋以居處笑語非可於廟中言之故箋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而又以四五兩章分屬廟寢文意散雜實有未安至西南其

戶箋以爲燕寢之制焦里堂宮室圖考曰房室之戶皆在南何得有面若謂東房之戶在面則西房及室戶皆宐云在東而不可言在南據云面其戶者異于一房之室戶南其戶者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竊謂卽以大夫士爲一房其戶亦在西非必兩房始面其戶然則何爲西南其戶也傳曰西鄉戶南鄉戶不可易也路寢制如明堂其大室之西則西鄉戶大室之南則南鄉戶也不言東北者文不具也詩言西南其戶固不謂燕寢矣今案焦說有誤箋釋面其戶指室戶正義謂一房之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有左右房者室戶正中比之一房者爲面

其戶此申箋義自明焦云一房者戶亦在西是指房戶而言誤矣又謂傳西鄉南鄉是指路寢大室四面之戶不知此西南其戶承上築室百堵而言若專指大室則是以百堵爲一室堵方一丈環百堵爲四面每面計二十五丈卽大室亦無此制度然則言百堵者必非一室言西南必非專指一室之戶正義曰傳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嚮此疏申傳得之約之間閤傳約束也閤閤猶歷歷也正義曰毛以爲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束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

直則牆端正也承琪案周禮匠人注引詩作約之格格呂
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亦作格格方言絡謂之格郭注所以
轉隻絡車也又羅車謂之輶輶車此皆謂絡絲之物格與
輶輶皆著絲羅束之貌詩或作閤或作格皆當讀如絡集
格或作落史記酤吏傳絡歷一聲之轉傳云閤閤猶歷歷
集解古村落字亦作格者說文秣稀疏適也玉篇云稀疏歷歷然歷歷卽秦風小
戎傳之歷錄謂以繩束板疏落適均匠人云凡任索約大
汲其版謂之無任後鄭注云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牆者
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堅矣
此所言乃與詩約之間閤相反者故疏云繩均板直則牆

端正也

桷之橐橐傳橐橐用力也案兔置桷之丁丁傳云丁丁桷杙聲也大雅縣築之登登傳云登登用力也兔置傳不言用力此及縣傳不言聲者義互相備釋文橐本或作析說文引易重門擊柝字作橐廣雅橐橐聲也當卽釋此詩或三家字作橐毛詩又省作橐耳

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幬幬覆也周禮大司徒美宮室注云謂約桷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字賈疏字居也王氏經義述聞云此注約舉詩辭攸字卽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字承琪案作字訓居與五章

君子攸甯意複毛詩溱洧生民抑傳訐皆訓大此芋與訐
同方言亦訐芋竝云大也疏引孫毓云宮室旣成君子處
之所以爲自光大其申毛當矣鄭箋改芋爲幬正義曰幬
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今案鄭注儀禮舁名出于
幬幬覆也此箋詩乃自用其注禮之說然其注周禮腊人
云臠者魚之反覆臠又詁曰大二者同矣是卽以臠爲爾
雅幬大也之幬蓋兼覆大二義此箋始以毛旣訓大故以
覆義申成之雖破字而實非易傳也

如跂斯翼傳如人之跂竦翼爾正義曰人手似鳥翼以爲
韻言跂翼則如人弭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承

琪案此疏牽於翼字以爲人手似鳥然則下文如鳥斯革傳訓革爲翼文義不已複乎其實詩但言如跂傳但云翼爾竝無似鳥之意毛於六月文王有聲行葦卷阿傳竝言翼敬也則此翼爾正謂如人之跂竦爲敬蓋敬則容狀端嚴故以喻牆壁之正直也

如矢斯棘傳棘棱廉也箋云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承琪案正義曰言棱廉則指矢鏃之角爲棘焉蓋古有此名夫棘爲外刺則言棘卽具棱廉之義棘多枝亦物之棱廉者故箋通棘於戟可也而云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則經祇言如矢不言如人祇言矢棘不及於弓增語成文義近

迂滯疏雖云射者戟肘亦喻室之廉隅要爲曲說釋文棘
韓詩作杛杛隅也說文杛木之理也段注云毛作棘韓作
杛毛云棧廉韓云隅學者皆不解及觀抑詩維德之隅毛
云隅廉也箋申之云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
然後知斯干詩謂如矢之正直而外有廉隅也韓杛爲正
字毛棘爲假借字如矢之直則得其理而廉隅整飭矣毛
韓辭異而意一也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釋文革韓詩作勒云翅也段氏詩小
學云釋文勒字乃翱字之譌王伯厚詩考所引不誤張揖
廣雅兼採四家之詩釋器云翱翚翼也此用韓詩韓作翱

與毛作革異字而同音同訓毛時故有鞠字以假借之法訓之故曰翼也廣韻鞠翅也古核切木韓詩也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所附釋文正作鞠承琪案呂氏讀詩記引釋文亦作鞠段氏謂韓毛異字同訓是矣考說文鞠翅也卽本韓詩玉篇廣韻乃本說文耳廣雅鞠翼也字同韓詩訓用毛詩豈所見毛詩本亦作鞠歟

君子攸躋傳躋升也箋云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正義曰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承琪案正義申鄭以升者升下登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升爲祭祀究屬經外贅設不如孫毓中毛爲得益上章約榘攻堅

主言垣墉故云君子攸孚爲居之以自廣大此章廉隅形貌則自其外而言之下章高明深廣又自其內而言之呂記曰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甯言其既處也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炯炯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炯炯然皆寬明之貌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窈者爾雅亦或

作竊孫炎曰冥深闇之竊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竊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稽古編曰此疏申鄭易毛之意允矣但傳語簡質而王崔二家述毛各異據釋文云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竊崔音杏源謂正長冥幼俱用崔音述毛義亦可通毛傳字訓皆有師承不必一本爾雅爾雅正長自爲長幼之長傳正長自爲長短之長長言其堂廡之彌互竊言其奧窔之邃深意正相當矣承琪案疏云正長於義不允者蓋謂宮室不可以長幼言耳然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

也左氏哀二十六年傳盟于少寢之庭逸周書鄭保解王在鄆昧爽立於少庭少卽幼也準此言之則室自可有長幼之名如儀禮適室注云正寢之室也穀梁隱四年傳云諸侯與正注云正謂適長也正寢之室旣謂之適當亦可謂之長然則毛傳正長之長卽音丁丈反其幼之幼卽如字讀亦無不可正長其幼以室言猶文王世子之貴宮貴室下宮下室何休公羊注之高寢小寢也王肅述毛以長幼屬人言恐非毛旨箋以噲噲爲快快者說文噲讀若快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三蒼皆云噲亦快字方言逞苦了快也郭注今江東人呼快爲愜說文愜寬閒心腹兒箋以快

快爲寬明貌義亦同矣

盧召弓鍾山札記云淮南訓會然得臥宋書樂志四吳鼓吹曲覽往

以察今我皇多噲

又云噦噦猶熠熠者釋文引字林熠火

光貌廣雅亦云熠熠光也王肅以噦噦爲閑習殆因鸞聲

噦噦爲徐行有節故引申其義爲閑習耳然噦又與噤通

詩噤彼小星有噤其星皆言星貌則鄭以噦噦爲光明亦

勝王解但卽以鄭義述毛謂正長之室寬博而噲噲冥幼

之室光明而噦噦說自可通不必以正爲晝冥爲夜也

下莞上簟箋云莞小蒲之席也釋文莞音官徐又九完反

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承琪

案陸氏此言是不用鄭箋小蒲之說矣鄭注周官司几筵

以纍席爲削蒲藟又云纍柔嚙不如莞清堅則明以莞與蒲爲二物與此箋不同詩疏謂司几筵諸侯祭祀之席蒲筵加莞席明莞細而用小蒲以曲附箋說非是疏又引釋草莞苻離某氏曰本草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一名蒲用爲席考說文莞草也可以爲席蒲水草也或以作席藁夫離也蒿夫離上也竝不言可作席然則莞爲席草而非藁蒲亦席草而非苻離爾雅之莞苻離其上蒿據郭云西方人呼蒲爲莞蒲則是方俗稱名且以莞蒲連呼若單言莞則非蒲可知矣郭又云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蒿句用之

毛詩後箋

卷十八

三

爲席正義乃引云西方一名蒲用爲席竟係刪節注文誤作句讀上已云西方人呼蒲爲莞蒲矣何又云西方一名蒲邪玉篇云莞夫離蒿謂今蒲頭有臺臺上有重臺中出黃卽蒲黃是郭謂蒿可爲席者誤也顧命正義引釋草草鼠莞樊光注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據此詩之莞乃爾雅之鼠莞疏不引此而專引莞苒離之注非也

箋云竹葦曰簟王氏詩稗疏曰此詩之簟蓋桃枝竹爲之而鄭氏謂爲竹葦葦席今之蘆席粗惡殊甚惟嚮禮設之承拱案正義曰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

竹簞也且詩每云簞茀用爲車蔽是竹簞可知據此疏兩
言竹簞而不及簞疑簞本是竹曰簞簞乃衍字正義所見
簞本無簞字今疏中有竹簞曰簞者當由轉寫因簞文之
衍亦從而誤耳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
侯黃朱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
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承琪案采芑正義
引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玉藻一命緼韍正義
云按詩毛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據此疑皇猶煌煌也以
下十五字皆傳文其下室家一家之內云云乃箋語耳今

毛詩本此處無傳正義標起止云芾者至黃朱皆作述箋之詞恐有脫誤然各本皆然從來無人正是采菽傳云諸侯赤芾亦與此諸侯黃朱相應朱深於赤故赤爲黃朱然則此爲傳文誤攬入箋明矣

載衣之裼傳裼裸也箋云裸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釋文裼韓詩作禘承琪案禘當從衣作褻說文褻裸也引詩載衣之褻蓋用韓詩段注以毛詩裼爲褻之假借是也釋文又云齊人名小兒被爲褻考高誘注呂覽明理篇史記趙世

家集解引徐廣孟康注漢書宣帝紀皆以裸爲小兒被此箋云夜衣者蓋亦從被義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

襦襦縛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又引侯苞云示之方也
明襦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道此當出韓詩翼要言其
制方似亦以襦爲被然古者衣被通稱廣雅補謂之襦王
氏疏證云論語謂被爲寢衣月令措之參保介之御閒注
云保猶衣也焦里堂云襦可藉於下亦可覆於上藉則李
奇注漢書云襦小兒大藉是也覆則月令正義云保謂小
被所以衣被小兒是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襦
若今小兒腹衣腹衣蓋今俗兜子是也亦被之類而稍別
焉者也

載弄之瓦傳瓦紡塼也箋云紡塼習其一所有事也釋文

塼本又作專考說文土部無塼字寸部專下云一曰專紡
專則釋文又作本爲是阮氏校勘記云正義曰習其所有
事也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之改箋亦作習其所有事段
玉裁云當作一所有事一同壹謂壹於所有事也以壹訓
專此詁訓之法是也正義又曰以璋是全全疑當作玉器則瓦
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
也黃氏曰鈔云今所見紡無用塼者而瓦亦與塼爲二物
恐風俗古今不同爾當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爲業
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豈亦
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歟承琪案黃氏所言似止爲緝麻

之物紡絲無所用之說文紡綱絲也段懋堂云綱絲者以
塼爲錘廣韻鑄紡錘集韻鑄一曰紡輒然則婦人撚線錘
頭古用塼爲之說文鑄瓦器也渾言之未及詳說耳承珙
又案說苑雜言篇西閭過曰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
金然以之閒紡曾不如瓦塼閒紡者當是絡絲以瓦塼爲
錘則閒廁而不亂朱子語錄載潘時問詩載弄之瓦朱子
曰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女手執一物
如銀子樣者意爲紡塼也此所言亦與紡錘相合
正義曰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
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

三言行
日而爲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恆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祿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承琪案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女誠云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墀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墀明其習勞主執勤也此釋詩義與傳箋合三日之期必有所本可以補箋疏之所未及

無羊

序云無羊宣王考牧也箋云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何氏古義云孔叢子載孔子曰于無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按列子

黃帝篇

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鷲

者能養野禽獸委食于園庭之內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王
令毛邱圖傳其術梁鸞曰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
氣者之性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
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
理使然也列子之書大都詖諧不足信然彼生於周末而
以此事屬之宣王則當日宣王之畱意牧事可知已承琪
案斯干無羊二詩與定之方中正相類彼序云文公徙居
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
焉但定之方中一詩而首言營室終言畜牧此則分爲二
篇風雅體自別耳然其爲遭亂中興之事則同不屬之宣

王而誰屬歟

九十其牯傳黃牛黑脣曰牯正義曰釋畜云黑脣曰牯傳言黃牛者以言黑脣明不與身色同而牛之黃者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脣曰牯承璚案爾雅又云牛七尺爲牯郭注亦引詩九十其牯後儒多以無羊之牯當指七尺者不知牛以七尺爲極若云七尺者九十則其餘將以次而減不足見畜牧之盛惟舉黑脣之牯則爾雅尙有黑眚牝黑耳黑腹牧黑腳倦之屬焉知非皆七尺乎詩舉黑脣之九十以見其餘則其多可知易屢言黃牛知牛以黃爲正色傳言黃牛黑脣當是爾雅舊詁其牝牧

卷蓋皆言黃牛特別其黑色所在之名耳又案爾雅白馬
黑脣駢釋文云孫炎本作𦍋言與牛同稱據此知孫所見
爾雅蓋作黃馬黑脣𦍋其下黑喙駢卽蒙黃馬言之故小
戎傳曰黃馬黑喙曰駢說文玉篇皆同此傳云黃牛黑脣𦍋孫炎
爾雅本黃馬黑脣𦍋始𦍋爲黃牛黑脣之名而借以名黃
馬之黑脣者歟

其角濺濺傳聚其角而息濺濺然釋文本又作解亦作戢
玉篇觥多角又角堅貌廣韻觥角多貌此或字書因詩傳
而爲之宋本詩釋文解又作渢承珙案觥字說文不載水
部渢兩下也濺和也皆未引詩毛詩濺字蓋依聲託義渢

爲雨下有衆意濺爲和傳云聚其角而息兼衆與和二義猶戢之訓聚衆訓和也

其耳溼溼傳呵而動其耳溼溼然箋疏無說玉篇廣韻別有聵字玉篇云聵耳動搖之貌廣韻聵牛耳動也此亦因毛傳而造爲之非詩本有作聵者埤雅溼溼言潤澤也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董廣川曰牛臥則耳下垂溼溼者其垂也承琪案此皆望文生義耳爾雅牛曰聵注云食已復出嚼之今本郭注作食之已久復出嚼之此從詩釋文引 聵字亦作𦘔毛傳作呵凡獸之嚼物則頰車用力故耳爲之動傳體物可稱微眇牛言溼溼與羊言濺濺

同澌澌謂聚其角涇涇謂羣牛皆哢而動耳亦和聚之意
蓋澌澌涇涇與螽斯揖揖螻蛄略同彼傳云揖揖會聚也
蟄蟄和集也古蟄涇同音釋名隰蟄也蟄涇意也說文雙
和也讀若涇此涇涇與蟄蟄同爲和集之意也

矜矜兢兢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虞東學詩云賈思勰
曰羊性護前陵兢不讓今皆健舉前向則知其舉羣無病
而不虧耗矣毛曰以言堅彊則矜兢固非堅彊之謂承珙
案傳注之例有云之言者以彼擬此之詞或比擬以通其
訓詁或比擬以明其意義有云以言者亦指彼擬此之詞
或指擬以明其意義如小弁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傳云毛

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靜女俟我於城隅傳云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是也有指擬以通其訓詁者此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是也矜兢兢本無堅彊之訓以雙聲得義故云以言堅彊耳顧氏引賈思總羊性護前云云檢今齊民要術無此二語

不騫不崩傳騫虧也崩羣疾也正義曰集注虧作曜段氏詩小學云此當從集注後人不解曜字因改之耳考工記大胄曜後鄭注云曜讀爲哨哨頃

今頃字作頃誤

小也曜曜古通

用惠氏禮說云廣成頌亦有大胄哨後之語鄭讀爲哨本之曜一作臞細小之貌與哨通臞一作臞

音衛

爾雅臞臞瘠

也瘠則細小音殊而義同承珙案騫謂羊不肥崩則謂羊有疾齊民要術羊有疾輒相汚又云羊有疥者閒別之分別相染汚或能合羣致外故傳以崩爲羣疾埤雅曰羊之爲物以瘦爲病而又善外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也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旄維旗矣室家溱溱傳溱溱衆也旄旗所以聚衆也翁氏詩附記曰此車占夢之說朱子云未詳至附或說則用橫渠張子義引周官大司馬郊野建旄司常州里建旗之文但大司馬云郊野載旄則仲冬教治兵時旗物之用也司常云州里建

旗縣鄙建旄則所謂掌九旗之物以待國事者也而朱子錯引之似以郊野爲人數少州里爲人數多也陳氏啟源謂司馬司常二處文義本不相倫不應各取其一以相配其辨甚當然陳氏謂衆雜魚猶言衆哉魚旄維旗猶言旄與旗此說義極通而語焉未詳也漢書藝文志云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旄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顏師古注云斯干無羊之詩言熊羆虺蛇皆爲吉祥之夢而生男女及見衆魚則爲豐年之應旄旗則爲多盛之象据此衆雜魚旄維旗特語助之文與上章熊羆虺蛇四維字相同耳則衆魚二字皆以占豐旄旗二字皆以占衆也詩人自言魚之衆

耳非以衆字指人鄭箋乃云衆人相與捕魚其說過迂朱傳從而正之至有人變爲魚旐變爲旗之說其實毛傳義已極簡括矣衆維魚矣衆卽指魚之鱗庶豈必其上下句排比對偶之相配乎權古編云上專言魚下竝言旐旗語意異而句法同古人不妨有此吉日之伯禱一事也而兩言旐旐無羊之旐旐二物也而止一言維各從文便耳承璞案維字義或爲有或爲與薛綜東京賦注云維有也此衆維魚猶言多有魚也旐旐則謂旐與旗故箋云夢見旐與旗此明以與釋維字矣大雅靈臺虞業維樅賁鼓維鏞傳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枸業大板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

鑄大鐘也虞業維樅者謂虞業有崇牙之飾猶此眾維魚
爲眾有魚也賁鼓維鏞者謂大鼓與鏞猶此旐維旗爲旐
與旗也兩維字一言有一言與所謂文同義異者如此戴
氏詩考正亦曰二字雖皆以維字爲辭助不拘於對文蓋
言夢而見魚之眾有又見旐與旗耳

盧召弓鍾山札記云丁希曾解詩眾維魚矣謂眾乃螺字
之省說文作𧈧與蠡同春秋桓五年蠡公羊作螺螺實蝗
類凡池湖陂澤中魚鱗子皆近岸旁淺水處若遇歲旱水
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卽變爲蝗
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螺不爲蝗而爲魚

故以爲豐年之徵余案此說昔人未曾道過而實確不可
易如旄維旃矣旄旌相爲類而小異耳一則人少一則人
多故占爲室家溱溱義順而文顯若云衆人化而爲魚則
大怪甚矣今釋爲螺則事皆目驗義竝貫通且證之公羊
說文而皆合信可以釋千古之疑矣承珙案陸佃曰俗云
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
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
以爲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據此陸氏已見
及之特未明言衆爲螺字耳然依此解螺變爲魚則下句
必當云旄變爲旃而旃統人少旃統人多之說實由張橫

渠不考周禮而集傳誤因之稽古編云司常州里建旗縣
鄙建旐注謂州里縣鄙鄉遂之官大司馬郊野載旗百官
載旐注云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
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
也以司常所頒而言則五職建旐五職建旗所統鄉遂之
民數略相等也以大司馬所頒而言則六官之屬豈能多
於六鄉六遂及四等八邑之羨卒乎若就朱子所錯舉之
文而較論之則建旗之州里止當建旐之郊之半而野猶
未與焉是旐統人甚多而旗至少也今乃反之何其不稽
於典乎案此辨甚諦知下句之不當以旐變爲旗則上句

螺變爲魚說雖巧而未必得詩意故不如毛傳義爲平正也

毛詩後箋卷十八終